

(第十八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TIBETOLOGYTRANSLATEDTEXT

主编：王尧 王启龙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十八辑

王 尧 王启龙 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8辑/王尧等编.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 5

ISBN 7-223-02051-2

I. 国... II. 王... III. 藏学—外国—文集
IV. 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229 号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八辑)

- 编 著 王尧·王启龙
责任编辑 格藏才让
封面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西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7-223-02051-2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王 尧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辑增加了语言学的内容,还专门辟出钢和泰专栏。

首篇“藏语对吐火罗语的若干影响”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经典名作之一。作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先驱,萨丕尔以其研究领域之广和研究成果之丰为世人所称道。李方桂先生曾坦言,他对藏语发生兴趣,某种程度上是受其导师萨丕尔先生的影响。通过本篇论文,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这位语言学与人类学大师的风采。

学术界对钢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 - Holstein, 1877 - 1937)怀着久远的景仰,然而钢氏作品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我们在国内见到的只是一些有关钢氏的逸闻趣事,比如他如何与陈寅恪先生研讨梵文之类。我们似乎真的把这位中国学术界当年的好朋友给淡忘得差不多了。本辑译介了钢氏几篇有关佛教文献对勘研究、佛教文献语言考证方面的文章:“新疆东南部婆罗门字母中的首音o”、“《佛三身赞》(Trikāyastava)评释”、“简论六十年绕迥藏族历法”和“论北京、圣彼得堡、京都对北宋时期汉字音写梵文经咒的构拟”。译介这些文章,旨在唤起我们对这位尊者的追思与怀念!这位俄国大学者,当年怀着纯真无邪的向往来

到中国,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学术!想当年,正是他踌躇满志,要努力在中国培养众多的中印研究学者,期盼建立起中印研究方面的中国学派!(可惜他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也正是他在北京指导和培养了于道泉、林藜光、黄树因等诸多大学者。在哈佛时李方桂先生等曾跟他一道研习梵文……

钢和泰的几篇文章让我们不禁对他严谨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在今天喧嚣的学术氛围里,钢氏的文章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平实。透过这种严谨与平实,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钢氏以及他那一代学者对学术殿堂的无限崇敬和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

此外,本辑收录的几篇日本同仁的佳作,重点阐述西藏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佛教艺术方面与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布达拉的圣观音”和“关于西藏巨石文化的注释”两篇文章。描述唐蕃关系的“追忆通往青海之路”和简述吐蕃与中、印佛教关系的“西藏佛典装饰”也值得一读。

本辑拖了这么长时间才与读者见面,在此真诚地向各位读者致歉。由于人力和问题,编辑工作难度较大,但我们一定会尽力拿出最好的文章,今后还望各位同仁多多赐教、赐稿、赐助。

2005年10月26日

目 录

主编序言	王 尧
藏语对吐火罗语的若干影响	
(美国)爱德华·萨丕尔 著 王启龙 杜静一 译注	
.....	(1)
1855—1896 年间的尼藏关系	
(尼泊尔)普热姆·拉曼·乌普热提 著 王维强 黄维忠 译	
.....	(21)
格鲁派金刚畏怖的灌顶仪式	
(日本)北村太道 著 吴彦 金伟 译	(70)
南诏国的成立与吐蕃的关系	
(日本)藤泽义美 著 吴彦 金伟 译	(93)
日本历史与吐蕃的关系	
(日本)寺本婉雅 著 吴彦 金伟 译	(115)
新疆东南部婆罗门字母中的首音 o	
(俄国)钢和泰男爵 著 王启龙 杜静一 译	(141)
《佛三身赞》(Triṅyastava)评释	
(俄国)钢和泰男爵 著 王启龙 赵琛 译	(144)
简论六十年饶迥藏族历法	
(俄国)钢和泰男爵 著 王启龙 杜静一 译	(155)
论北京、圣彼得堡、京都对北宋时期汉字音写梵文经咒的构拟	
(俄国)钢和泰男爵 著 李文山 王启龙 译	(196)
布达拉圣观音	
(美国)伊恩·爱尔索普 著 李翎 译	(208)

关于西藏巨石文化的注释

- (法国)亚历克山大·麦克唐纳德 著 苏发祥 黄洛赛 谭茜 译
..... (223)

追忆通往青海之路——公元 600 - 900 年汉藏关系汉文史料

- (加拿大)奥斯卡·J·雅克布斯 著 邓小咏 王启龙 译
..... (237)

西藏佛典装饰

- (美国)帕尔 著 罗文华 译 (308)

- 本辑译者简介 (335)

藏语对吐火罗语的若干影响

(美国)爱德华·萨丕尔 著

王启龙 杜静一 译注

早在1922年,爱德华·赫尔曼(Eduard Hermann)就曾撰文^[1]指出藏语在形态上对吐火罗语^[2]的深远影响。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仍在很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增进了人们对吐火罗语的了解。然而,时至今日,还是很少有人将目光投向吐火罗语问题的这个方面。尽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谁,要想解释吐火罗语的形式(包括句法和词法),都必须谨记藏语这种非印欧语对它(包括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的塑造性影响,否则将寸步难行。简言之,吐火罗语是一种藏语化的印欧语。以前人们常常为下面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在新疆(Chinese Turkestan)^[3]是并存着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两种语言呢,还是只存在吐火罗语B(Kuchean)^[4]一种语言?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把吐火罗语A的残卷在该地区东部的出现解释为是由操吐火罗语B的人从他们的故乡——西部的吐火罗斯坦(巴克特利亚)^[5]——带来的^[6]。”然而一旦了解到“吐火罗语是一种藏语化的印欧语”,上面的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不值得争论了。假如方言A(吐火罗语A)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藏语特征——实际上它也的确具有明显的藏语特征,那么,除了通过吐火罗语A的使用者和藏语使用者的实际接触之

外,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在新疆这个靠近藏语势力范围的特定地点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发生这样的语言接触?

本文我们将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藏语对吐火罗语的影响。

1. 吐火罗语 Heart Father“心 - 父亲”

《吐火罗语语法》(*Tocharische Grammatik*)的三位作者^[7]在该书 § 373a 中举出由两个名词合成的复合词:“āriñc-pācar”即“heart-father”“心 - 父亲”。这一结构出现在《吐火罗语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的两段(356 b 3; 407 a 3)中,其所在短语的原文如下:“kāpñe āriñc-pācar”即“dear heart-father”“亲爱的心 - 父亲”。这一特殊的用法也可以用形容词的形式来表达,例如使用 āriñc 加上后缀 -i 或 -si (SSS § § 42; 44a)所构成的形容词性派生词。但这种形式仅出现在用于修饰“儿子”和“姐妹”的场合,修饰“父亲”时则不用这种形式。问题在于上述两种形式的例子数量都不多,并不足以得出“heart”“心”一词只用于修饰父亲(和母亲)而不适用于修饰“孩子”和“兄弟”、“姐妹”的结论。很有可能当时的人既可以使用 āriñc-pācar 同时也可以使用 *āriñci pācar 和 *āriñi-pācar^[8]。用形容词作为前面的修饰语的例子如下:

āriñcim se-(338 b 7; ‘heart son’“心 - 儿子”。se-后面的内容残缺了,但可以根据推测将其还原为工具格的 seyo,它要求其前面的形容词加上后缀 -i 构成阳性间接格,同前面的 märkampalsim tuñkyo 一致。)

āriñcšinām se(断片:‘heart-son’“心 - 儿子”;间接格,阳性,单数)

kāpñe āriñcšinās sewās(356 b 1: ‘dear heart sons’“心爱的儿子们”;间接格,阳性,复数)

āriñcšinām sar(451 a 4: ‘heart sister’“心 - 姐妹”;间接格,阴

性,单数)

我们推测,吐火罗语 *āriñcsinās sewās* ‘heart sons’ ‘心 - 儿子们’可以同复合词 **āriñc-sewās* (间接格,阳性,复数) ‘heart-sons’ ‘心 - 儿子们’互相替换。这就类似于藏语中的 *t’ugs-kyi sras* ‘heart’s son’ ‘心之子’和 *t’ugs-sras* ‘heart-son’ ‘心 - 儿子’^[9]。根据 H. Jäschke 的说法,这个词在藏语中实际上是指“佛之子”,是对最杰出的学者或圣人的称呼。藏语中 *sras* 是“儿子”的敬语体,*bu* 则是普通用法。类似地,*t’ugs* 是 *sñiñ* (heart, breast, mind, 心、胸、心智)、*yid* (soul, mind, 灵魂、心智)、*sems* (soul, 灵魂) 以及其它具有心理、精神等涵义词汇的敬体形式。^[10] 这样看来,藏语的所有格结构 *t’ugs-kyi sras* 同吐火罗语形容词性的 *āriñši se* 相对应; 藏语的复合词 *t’ugs-sras* 则同吐火罗语的复合词 **āriñc-se* 对应。

吐火罗语 *āriñši* ‘heart’ ‘心’ (形容词) 的其他一些用法相当于藏语 *t’ugs-* 在复合词中的用法。例如: *āriñši ākāl* ‘heart wish’ ‘心 - 愿望’ (主格, 阳性, 单数)^[11] 相当于藏语 *t’ugs-dām*^[12] (*yī* (d)-dam 的敬体) ‘a prayer, a wish in the form of a prayer’ ‘祈祷, 誓愿’ (= *smon-lam* ‘wish-road’ ‘愿望 - 路’^[13]); 比较: *yid-smon* ‘soul-wish, wish’ ‘心愿、愿望’) 和 *t’ugs-dgoñs* (= *dgoñs-pa* ‘wish’ ‘愿望’) ‘heart wish, will’ ‘心愿、意志’。吐火罗语中还有另一组类似的搭配 *āriñcšinām yārslune* ‘heart homage’ ‘祝愿’ (间接格, 阳性, 单数)^[14], 但我没有在藏语中找到对应形式。

吐火罗语和藏语之间的这些对应也许可以仅仅归因于字面转写,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可能会试图利用仅有的某些吐火罗语 A 残卷的文本来驳斥藏语来源说。然而, 我们也很难只看到吐火罗语对藏语模式毫无创造性的模仿。像吐火罗语复合词 *āriñc-pācar* 这样的亲密用语, 在藏语中就没有 **t’ugs-p’a* 与之对应 (藏语 *pā* ‘父亲’的敬体是另一个词: *yab*)。吐火罗语与藏语里与“heart” “心”一词相关的词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特别是吐火罗语的

āriñṣi se ‘heart son’ “心 - 儿子”与藏语 tūgs-kyi sras 或 tūgs-sras; 吐火罗语的 āriñṣi ākāl ‘heart wish’ “心愿”与藏语 tūgs-dgoñs), 加上两种语言语体上虽然存在细微差别但却基本相似(例如, āriñci pācar ‘heart-father’ “心 - 父亲”, 推测起来, 应该是模仿与藏语中 tūgs-或 tūgs-kyi 对应的吐火罗语 āriñci-或 āriñsi)这一点, 就足以表明, 我们在讨论的是(藏语)对吐火罗语构词的一种普遍性影响, 这种影响能自发地作用于吐火罗语内部, 因此也可能是基于实际用法的需要。

2. 吐火罗语 ‘Pity’ “怜悯”

吐火罗语中的 ‘pity’ “怜悯”一词是 kārṃ lotklune, 与梵语中的 karuṇā 相对应。其中的 kārṃ 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于古老的词干 kri, kār-, SSS 将其译为 ‘will’ “意志”^[15]。lotklune 是动词性的体词, 相当于 ‘turning’ “转变”, 从属于动词 lotk- ‘to turn (to), to turn about, to become’ “变成”^[16]。因此, 吐火罗语 ‘pity’ “怜悯”大致可以译为 ‘a turning of one’s will (toward one)’ “人的意志转(向某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这只是接近其精确含义的第一步。虽然 kārṃ lotklune 中 kārṃ 和 lotklune 是分写的, 但应该被视为一个复合名词 ‘will-turning’ “意志 - 转变”, kārṃ 是 kri (主格, 单数)的词干形式, 就像 wsā- ‘gold’ “金”(例如: 在复合词 wsā-yok ‘gold-colored’ “金色的”中和在形容词 wsāsi ‘golden’ “金[黄]色的”中)是 wās ‘gold’ “金”^[17]的古老词干形式。这是由夺格形式 kārṃs (在 puk āñmas kārṃs ‘from [one’s] whole soul [and] will’ “全心全意”)而不是 *kārṃs (如果 kār- 是真正的词干, 夺格形式将是 kārṃs)^[18]和形容词性的派生词 kārṃstum ‘intending’ “预计中的, 未来的”所指明的。将 kārṃstum 分析为其中 ā- 变为短音的 -a- (这种 ā : a 的次要元音变换在吐火罗语中是很常见的)的 kārṃ-tsum 比机械地分析为 kārṃ-astum^[19]要好些。

藏语中的 ‘pity, compassion’ “怜悯、同情”是 *túgs-rje* (敬体), *sñiñ-rje*, *túgs-brtse-ba* (敬体) 和 *sñiñ-brtse-ba*。这些复合词中的 *túgs-* 和 *sñiñ-* 分别是我们已经熟悉的 ‘heart, mind’ “心、心智”的敬体和普通体形式。*brtse-ba* 是动词 ‘to love’ “爱”和它所对应的名词 ‘love, affection, kindness’ “爱、友爱、善意”^[20] 因此, *túgs-brtse-ba* 和 *sñiñ-brtse-ba* 只是通过将简单词(一个既无前后缀也非一个复合词的一部份的单词)置于心理经验(‘heart’ “心”)的范畴代表词之下,从而强化了简单词所包含的意义。这是所有汉藏语系语言中常见的一种构词过程,很有可能在吐火罗语上得到反映。^[21]

至于 *túgs-rje-ba* 和 *sñiñ-rje-ba* 中的 *-rje-ba* (用通行的术语来说, *-ba* 是可以使词语体词化的冠词,用于构成抽象名词、形容词和“不定式”。)无疑不能看作是 *tús-* 和 *sñiñ-* 加上名词 *rje* (*rje-ba*) ‘lord, master’ “领主、主人”而应看作是 *tús-* 和 *sñiñ-* 加上动词 *rje-ba* ‘to barter, to give or take in exchange’ (物品交换、交易) 或者更宽泛的说 ‘to change, to shift’ “改变、转变”^[22] 因此, *túgs-rje-ba* 和 *sñiñ-rje-ba* 的意思很可能是 ‘heart shifting’ “心 - 移动” (from oneself to another or, perhaps, from indifference to active pity 推己及人或从漠不关心到主动怜悯) 这一基本涵义明显同吐火罗语 ‘will-turning’ “意志 - 转变”相去不远。如果能够确定 SSS 所说的 ‘will’ 可以更合适地解释为 ‘heart, mind’ “心、心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作为 ‘pity’ “怜悯”的形容词, ‘heart-turning’ “心 - 变化”比 ‘will-turning’ “意志 - 转变”要好。āriñc 和 kri (词干 *kārya-*) 之间的差别也许没有 ‘heart’ “心”和 ‘will’ “意志”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而是类似于 ‘experiencing heart’ 和 ‘anticipatory heart’ 之间的差别。无论如何,吐火罗语 *kāryū lotk-lune* 和藏语 *túgs-brtse-ba*, *sñiñ-brtse-ba* 在构词上的一致是明白无误的,这使我们把 *kri*, *kārya-* 和 *túgs*, *sñiñ* 等同起来,从而确定

kärya-在印欧语中合适的位置。因为 kärya-很有可能是构成希腊语 καρδιᾱ 和古希腊爱奥尼亚方言 καρδιῆ ‘heart’ “心” 一词的印欧语词干(在 -yā 中, 阴性) 的反映形式。这个吐火罗语词反映的不是原始印欧语 *krd-yā (例如: *kerd) 而是 *kred-yā (还原自 *kred。我们可以看到梵语中的 śrad- 和拉丁语中 credō < kredz-do)。由 *kred-yā 演变而来的吐火罗语 A 将是 *kārci (r, l, n 后面的 -d- 会变为 -t-; e 或 y 前面的 -t- 又会腭化为 -c-; 最后 -yā 弱化为 -i); 而由 *kred-yā 演变而来的才是 kyi, käryā- (原始印欧语元音后面的 -d- 消失, 比较: 吐火罗语 pe “脚”, 双数 pe-m; -y- > -y-, -i-) [23]。换言之, 吐火罗语 kri (kāryā-) 在这里的涵义可能是古代 ‘heart’ “心” 一词涵义的特指, 后来 kri (kāryā-) 才逐渐变为 āriñe 这样一个远离明显词源的词。当藏语对吐火罗语创造 käryā- lotklune 用来表示 ‘pity’ “怜悯” 的过程产生影响的时候, käryā- (-) 这个词干(可能也是词)的基本涵义很可能还是 ‘heart’ “心”。如果上述推测属实, 那么这种影响的产生时间一定远远早于吐火罗语 A 文本的写作时间。

吐火罗语 käryā lotklune 一词在句法使用上同它在藏语中的对应词是一致的。注释 15 援引的例子 ‘pity for that woman’ “怜悯那个妇女” 中 ‘woman’ “妇女” (k_uli, 间接格 k_ule) 是方位格 (k_u-leyam)。可以比较藏语中类似的方位格(或“与格”)后置词 -la ‘in, at, to’ “在、向”, 例如: mi-la sñiñ-rje sgompa ‘to pity a person’ “怜悯某人” 逐字直译出来就是 ‘person-to-heart-shift to-produce’ “人-向-心-转变[将]产生”。[24]

3. 吐火罗语 ‘Elephant’ “大象”

吐火罗语 A 中 ‘elephant’ “大象” 一词的主格单数形式是 oñkalām, 所有格是 oñkālme。复数形式: 主格 oñkālāmān, 间接格

oñkalmās 和其他基于间接格复数^[25]的次级格(所有格、工具格和 ā-格)。虽然主格中的 -a- 事实上弱化为其它格中的 -ä-, 看来它好象是仍可以在复合词 atr-a-tampe ‘provided with hero-might’ “拥有英雄的力量”(: aträ ‘hero’ “英雄”)和 kās-w-a-pālskān ‘thoughts of good’ “善良的思想”(: kās-u ‘good’ “好”)^[26]里找到的古老印欧语里的构干元音 -o-。如果我们把 oñkalām 分析为 oñk-a-lām, oñk-a-lm-, 一种很明显的可能是, 这个陌生的词汇是由 oñk ‘man’ “人”和 lām- ‘to sit’ “坐”(异干替换词 sām-; 过去式 lyām, lym-ā, lam-a-, 主格 lam-a-, 动名词 lm-ā-lune, 以及派生使役形式中的异干替换词^[27])复合而成的, lām 来源于 lam-e ‘position’ “位置” < ‘sitting-place’ “坐的位置”。oñk-a-lām 可以理解为一个简单的性状复合词 ‘having, holding a man’s sitting-place’ “拥有、占有某人的座位”(由来自名词 lame 的 -lām 构成), 也很可能是来自一个基本结构 ‘the man sits’ “那个男人坐”的更为复杂的性状复合词(复数词干 -lmā-: 动词词干 lmā-) ‘having a man sitting (on him)’ “有人坐在(他上面)”(由直接来自动词词干的 -lām 构成)^[28]。由于吐火罗语文献的过分残缺, 我们无法通过对其进行规范的分析而得出确定的结论。oñkalām 作为一个复合词的可能性也许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增大, oñk-a-lām 的所有格是 -e; 比较: ‘Buddha-god’ “佛陀 - 上帝”的所有格是 ptū-ñkt-e; 而 ‘god’ “上帝”的所有格是 ñakt-rs^[29]。

在梵语和藏语中都找不到这个吐火罗词的对应词。尽管如此, 仍然可以推测, 藏语对吐火罗语的影响可能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这种影响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在语言上,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在于将大象看作骑乘动物的描述上。藏语中 ‘elephant’ “象”一词是 glañ, 根据 Jäschke 的解释^[30]也意为 ‘ox, bullock’ “公牛, 小公牛”。藏语词 glañ-po-č’e, glañ-č’e 的字面义是 “大 glañ”, 意即 ‘elephant’ “大象”, 这显示在藏文化中 “象” 和 “公牛”

在作用上是相当的。而实际上“象”并不等同于‘big ox’“大公牛”，将两者相提并论的唯一前提是‘ox’“公牛”意指‘beast of burden’“载物的牲畜”或‘riding animal’“供骑乘的动物”。glañ一词恰好就曾经代表这个意思，吐火罗语 A 中的 klañk 和吐火罗语 B 中的 kleñke ‘Reittier’“供骑用的动物”显然都是借自 glañ。吐火罗语中不允许在元音之间和词的末尾出现辅音字母 ñ[ŋ]，同多数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这个辅音字母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位，而只是 n 的同化形式。因此，藏语 glañ 一词被听成了 * glañg，这是在假定藏语是这个词的借出者而不是借入者的前提下[又或许吐火罗语借用的是该词更古老的藏语形式?]。* glañg 到了古吐火罗语中必然是 * klañka。印欧语 -os 在古吐火罗语中为 -a，在吐火罗语 A 中是零形式，在吐火罗语 B 中是 -e；印欧语 o > a > 吐火罗语 B 中的 e 是常见的。SSS 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kleñke 来自动词词干 klāñk-和 klañk- (SSS 436)，SSS 也没能对 klāñk-和 klañk-的涵义做出解释^[31]。万一有证据证明吐火罗语 klañk 由本族词——动词‘to ride’“骑”——派生出来的，我们可能仍得假定吐火罗语和藏语词之间存在历史渊源。由于藏语中既有 gl-也有 kl-，所以藏语借用词应当证明在吐火罗语中曾同时存在 g 和 k。如果我们看到印欧语中的 d 和 t 在吐火罗语中有不同屈折变化这一事实就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另外，吐火罗语 klañk 可以证明——如果仍然有证明的必要——尽管大多数现代方言都可以提供证据，仍必须谨慎对待类似 gl-, sr-等藏语词首复辅音。古藏语中的 gl-在拉枯尔(Lahul)方言、斯比提(Spiti)方言和卫藏(Tsang-Y)方言中简化为 l-，在康(Khams)方言和巴尔蒂(Balti)方言中变成了摩擦音 l-^[32]。这表明，对藏语早期而言，吐火罗语并非毫无价值。

4. 吐火罗语的通格

吐火罗语句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动名词”的自由使用, SSS称之为“通格”。这些动名词都是次级格形式, 主要是夺格(吐火罗语 A, 吐火罗语 B), 工具格(吐火罗语 B) 和后加-r 构成体词化过去分词的 ā-格(吐火罗语 A), 而分词本身(主格, 阳性, 单数)在吐火罗语 A 中的词尾是-u 或-o(由-ā- + 分词的-u 为词尾的词干缩略而来)。在吐火罗语 A 中, 以-ās 为词尾的动名词比 ā-格形式更常见; 吐火罗语 B 中的相应形式是以-mem 为词尾的夺格和以-sa 为词尾的工具格。所以, 通格的实际形式在吐火罗语 A 中是-u-r-ās (-o-r-ās), -ū-r-ā (-o-r-ā), 在吐火罗语 B 中是-o-r (-a-r, -e-r)-me m, -o-r-sa。吐火罗语 A 的 wawurās 从语源上直译出来就是 ‘from having-given [or having-been-given]-ness’, 是由以-r 为词尾的抽象名词后加-ās 构成的夺格形式, 抽象名词 wawur 则来自重叠词干 waw-的过去分词 wawu-, 与之相应的直陈过去式词干是 wäs-, ws- ‘to give’ “给”, 异干替换的动词词干是 e-, āy, 现在时 e-s-^[33]。

SSS 指出了上面通格中的-r 和众所周知的印欧语里表中性的-r(最初可同-n 互换)在词源上的同一性, 这种说法或许是正确的。印欧语中-r 用来构成动词性的抽象词, 其中一些看来还保留在吐火罗语中, 例如: 吐火罗语 A (和吐火罗语 B) 中的 ok-a-r ‘growth, pla 上 nt’ “种植”(: ok- ‘to grow’ “种”), 吐火罗语 A 的 kury-a-r, 吐火罗语 B 的 kary-o-r ‘trade’ “贸易”(: 吐火罗语 B 的 täry- ‘to buy’ “买”), 吐火罗语 A 的 kärs-o-r ‘knowledge’ “知识”(: kärs- ‘to know’ “知道”), tärk-o-r ‘leave’ “许可, 同意”(: tärk- ‘to permit’ “许可”)^[34]。吐火罗语 A 的 kärsor (: 过去分词 kärs-o), tärkor (: 过去分词 tärk-o) 和吐火罗语 B 的 āyor ‘gift’ “赠予”等例子表明, 当古印欧语族以-r 为词尾的名词(例如希腊语 πταρ

‘fat’“肥胖”，拉丁语 *iter*) 还同印欧语完成式分词(* -wōns, * -us-) 没有任何联系的时候(* -wōns, * -us-可能源于吐火罗语以 -u 和 -o 为词尾的形式)，古吐火罗语(吐火罗语 A 和吐火罗语 B 都是由这种语言形式分化而来) 中已经有将在其后附加 *r* 表抽象固定下来的趋势，我们推测这是以 * -u, * -o 为词尾的古吐火罗语间接格中性单数形式(比较：主格，阳性，单数 -u, -o, 间接格 -unt, -ont, 主格，阴性，单数 -us, os, 间接格 -usā m, -osā m; SSS § 257)。这种动词性抽象词的中性间接格形式的分类有可能是：独立成分 -u (-o) 后面的 -r 消失，次级格词尾前 -ur- (-or-) 中的 -r 却保留了下来(例如：-urās, -urā)。古吐火罗语词形变化表 -u, -o: -ur-, -or- 可以省略成为 -u, -o: -u (w)-, -o (w)- 或成为 -ur, -or: -ur-, -or-。kārsor 和 tārkor 两个词反映了后一种形式的对立消失情况。SSS 给出了吐火罗语 A 中两个有意思的例子——以 -u 为词尾的动词性名词，屈折形式以 -ur 为词尾：lyalypu ‘what has been left over = karman’ “什么给落下了”(使役词 lip- ‘to remain over’ “留下，遗留”^[35] 的名词化过去分词)，夺格 laylypur-ās; 和 watku ‘command’ “命令”(原形是不重叠的名词化过去分词 wātik ‘to command’ “命令”，比较：规则分词 wotku < * wawtk-u 及相应的通格 wotkurās^[36])，ā 格 watur-ā。上述形式似乎反映了比 kārsor 和 tārkor 更早期的古代语言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吐火罗语 B 中有与吐火罗语 A 中 watku 一词对应的类推词，即以 -r 为词尾的 yaitko-r(< * wewtk-a-u[-r]^[37])。^[38]

由此可见，吐火罗语中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以 -r 为词尾的动词性抽象词：(1) 一种可能直接来源于印欧语表中性的 -r；(2) 一种是由古吐火罗语完成式分词变换而来以 -r 为词尾的名词(例如：吐火罗语 A 的 watku, watur-, 吐火罗语 B 的 yaitko-r, 吐火罗语 A 的 kārso-r)；(3) 这一种是以第 2 种为基础，在各种次级格形式中的通格。第 3 种机械地附在所有动词词形变化上，所以我们会